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始豐稿卷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　理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庶吉士臣吴裕德

謄録監生臣徐　瑶

始豐稿卷十

明 徐一夔 撰

雜述

歐陽公書王彦章事

古人為文非徒然也蓋必有為而作宋至慶歴蓋巳四十年不用兵矣一旦趙元昊叛兵聚西陲歴四五年而攻守之計不決歐陽公獨持用奇取勝之議朝廷不以

為然而邉将多失機會公以梁将王彦章之善於用竒也故於其事獨惓惓焉彦章姓王氏鄆州壽張人號王鐵槍事梁至宣義軍節度使梁晉交爭河上之戰凡數百合彦章戰輙勝至於徳勝之戰尤竒末帝時小人段凝用事忌彦章功名唐兵攻兖州故與羸卒遂至於敗見執於唐死之歐陽公著五代史既列彦章於死節傳而加感憤嘆息其後在河北又得其家傳并畫像以家傳補舊史之畧以畫像損壊重加補緝且為著畫像記

至於德勝之戰傳既書之畫像記復申言之不厭於複其所以然蓋致其希慕不可及之意而警發當時用兵者之不尚奇也議者以謂古之良將多矣歐陽公何獨惓惓於彥章其意蓋不足於公也夫公不舉古之良將而獨舉彥章非謂古之良將不善用奇也蓋舉近則人易知所謂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是也若謂彥章事梁為亂賊之黨而以其死為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則尤大非且自古亂賊莫甚於漢之莽操梁雖倔起乘

唐衰而取之視莽操尤當末減且揚雄嘗事莽矣荀彧嘗事操矣彦章起自卒伍素不知書尚得而外之哉彦章之事梁政如舅以嬖妾為妻為之婦者何敢不以為姑乎茍其說行非特不知歐陽公之意有在且不知五季之世死節之臣為不多見使彦章之忠義不白於天下後世無以為人臣勸因著於篇

宋行宫攷

宋行宫在杭州鳳凰山下即唐以來州治也按咸淳臨

安志建炎三年二月高宗詔以杭州為行宫時執政奏屋宇隘陋高宗以百官六軍未得其所不御正寢紹興元年十一月詔守臣徐康國措置且命不得華飾二年南門成名曰行宫之門三年以百官遇雨趨行非便詔梁汝嘉創廊廡於南門之内十八年名南門曰麗正北曰和寧東苑門曰東華二十八年始增築禁城而其宫殿之制六參官起居與百官聽宣布則曰文德殿謂之正衙其四參官起居則曰垂拱殿謂之常朝曰紫宸殿

則上壽御焉曰大慶殿則朝賀御焉曰明堂殿則宗祀御焉曰集英殿則策士御焉此四殿者皆即文德殿隨事而揭名未暇專建也後殿有四曰崇政一名祥曦曰福寧曰復古曰延和福寧則寢息之所復古則燕閒之所而延和在垂拱之後遇聖節冬至正旦寒食齋戒或避正殿則御焉曰選德殿則孝宗建以為射殿曰緝熙殿則理宗闢以為講殿曰熙明殿則度宗改東宮之益堂為之置經籍其中以肄習焉而講筵延閣則在禁中高宗

之將倦勤也即秦檜舊第更築新居其內禪也則退居之名曰德壽孝宗之內禪也改名曰重華而居焉不更作也至於東宮初無定制蓋宋諸帝多由外邸入繼正統不遑築宮如孝宗之資善堂度宗之益堂皆在宮中遂以為就學之地至於臣僚之署獨學士院在和寧門內蓋放唐北門之制也郊社圜丘則在嘉會門外龍華寺西太社太稷則在觀橋東北其地北有靈池九宮貴神壇則在東青門外一里籍田先農高禖等壇皆在嘉

會門外南四里理宗以南渡後依海建都宜以海神為大祀又立海神壇於東青門外太平橋之東宗廟太廟則在瑞石山之左即鳳凰山左翅也景靈宫則在新莊橋之西蓋太廟乃宗祀之常而景靈宫則漢原廟之制也又有欽先孝思殿以奉神御則仍東都之舊置在内中閣則自真宗御龍圖閣名近臣觀太宗御書及古今名畫其名昉見仁宗召輔臣於天章閣朝拜太祖太宗御容則不獨藏書畫也南渡後遂令修内司復建諸閣太宗閣曰

龍圖真宗閣曰天章仁宗閣曰寶文神宗閣曰顯謨哲宗閣曰徽猷徽宗閣曰敷文不忘先也而高宗閣則曰煥章孝宗閣則曰華文光宗閣則曰寶謨寧宗閣則曰寶章諸閣皆在禁中閣置學士直閣苑囿凡五處曰聚景園曰玉津園曰富景園曰翠芳園曰玉壺園聚景在清波門外玉津在嘉會門外富景在崇新門外翠芳在錢湖門外玉壺在錢塘門外集芳在葛嶺其後理宗以賜其相賈似道為第宅云南渡後宫室不過如此若夫

苑囿之設亦不過奉其親宴游非荒嬉也德祐二年宋亡元有司封鐍以幼主北行明年為至元十四年民間失火飛燼及其宮室焚燬殆盡後十年西僧嘉木揚喇勒智言於朝即其基造佛寺五（曰興元曰報國曰白塔曰般若曰小仙林）塔一（曰尊勝）而壇廟亦皆夷為民居僧舍元末之亂張氏毁塔造城五寺亦就廢今姑識之

吳越國考

吳越國在杭州鳳凰山下其子城南曰通越門北曰雙

門錢氏納土後二門猶存臨安志載吳越錢氏造而不
言在鳳凰山下宋政和二年孫沔守杭蔡襄為沔撰雙
門記内云吳越王依山阜以為治而雙門置木石錮金
鐵用為敵備沔以為非禮制改作之則錢氏宮室在鳳
凰山下無疑高宗南渡駐蹕杭州徙州治於清波門内
今州治是也但宋南渡即其地為行都故後人但知有
宋故都而不知有錢氏耳初錢氏以強弩射潮築隄捍
國而以鐵幢識其射處以今驗之去鳳凰山僅二百許

步此足為證錢氏當五季據有兩浙八十餘年亦頗有功德於民詢之故老已不知其建國之處弔古者無從質焉吳越舊有備史今亦不存因修新誌補其闕畧云爾

贊

崆峒外史畫像贊

維閩溥氏千人之特道全顯晦學兼儒墨慕古人之行以礪其操服今人之服以涵其跡淺而言之排人之難

不以為功拯人之危不以為德學士大夫稱為畏友公侯貴人待以揖客若論其至物我兩忘以蘧廬等天地真幻一視以浮漚為今昔蓋廓乎不知其所容而邈乎不知其所極也此其為人又安用問其所居之有東西南北揞崆峒於無何有之鄉稱外史為員外置之職也耶

耿叅議小像贊 字中叔

軀幹秀挺心氣和平起居語默不肆不矜蚤探經術得

義理之輿晚佐方岳擅政事之名雪鬢霜鬚志操彌礪金章紫綬品秩方陞威儀聳乎朝著聞望孚於鄉評是為南陽之人物抑將追蹤於洛社之耆英者乎

徐良夫小像賛

心閑意暇神完氣清撓之不溷挹之不盈閉戶著書求四子傳授之緒出門嘯傲得五湖煙月之情知之者以為曲全其道而不知者以為欲以埜枅事屬其家僮而去其父年已老自傷其子死不以命容顏闕憔悴比

入見上顧其老不使任事賜還鄉里其還也語余以析死狀悲不自勝余亦為之欷歔於邑且求余誄之余固未暇其明年春自定海貽書於余曰吾兒已葬而吾舐犢之情不能自已既為著其生死歲月納諸壙子忍不畀之言乎因繫之以辭以紓其哀其父名良字仲本辭曰

嗚呼人之生世有萬不齊不賢者或有不虞之譽而賢者乃有無妄之菑如樂氏子者可謂賢矣至於如此而死哀哉雖然知子莫如父為之父者既有以慰之九

泉之下則夫枅之不幸亦又何哀

記

餘杭縣重建廟學記

杭之餘杭縣肇置於秦至宋景德中始有廟學規模卑隘紹興中以法喜院改作之面勢稍宏敞時宋行都在杭廟祀絃誦為畿邑之望涉元弗替如初其後燬於兵會聖朝更化首詔州縣興學知縣梁初至始作講誦之舍以居師弟子員至於廟宇兩廡皆未遑也而初以代

去教諭王奎訓導朱義鄒濟相與言曰學必有廟此獨未備奈何未幾知縣王原良繼至奎等首以為言皆曰是禮殿何可後踰年政敷民和乃鳩材庀工作禮殿六楹崇若干尺廣視崇加若干尺深視廣減若干尺有奇宏深靚奐以妥先師之神四配十哲以次就列而廟貌一新矣既而縣令丞又以秩滿去至於明倫之堂習射之圃治饍之厨儲廩之庾以及祭祀之庖庫作而未完奎等方以為憂主簿楊銘德後至奎等又以為言曰是

吾責也豈可使前緒弗就於是未完者悉完之肇工於洪武十六年正月某日至四月某日而後訖工而凡學所宜有者無一不具至是教諭訓導相與謀曰吾邑廟學自入國朝經時十年始克大備厥惟艱哉不可無述以示久遠乃使邑士韓守中來請文以記余乃為之言曰古者論士於學士初入學則釋菜於先師無廟也漢或有學無廟唐或有廟無學而其論士亦皆不盡出於學而近世之制有學必有廟於是乎論士焉且學之設

所以聚人材而教育之固若無資於廟然世必致隆於
廟者蓋吾夫子上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而集厥
大成顔子曾子子思孟子以及羣弟子則皆傳其道者
也今焉衿佩濟濟朝斯夕斯誦其書而求其道非不欲
聞一而知十也然而道德之光輝不可得而親見矣必
有神棲聖止之地以萃其景慕之心斯足以為成德達
財之助成周論士於學而士初入學必釋菜於先師意
蓋如此初國家之興學也既因郡縣之版籍而定師弟

子之員額設為教條限以歲月責以成效亦既升舍選登仕藉彬彬然矣尋又申嚴貢舉之法至於春秋釋奠肇隆於太學闕里未徧於天下乃者又敕郡縣通祀犠牲制幣以次俱升儀文之盛視昔有加焉嗚呼國家推大其制於學與廟其造就人材之意蓋無所不至矣若夫為之師以教為之子弟以學其有不惕然於斯者乎餘杭山水之邑其民亦多秀而知學昔者龜山楊先生以程門高弟唱鳴其學於東南而我紫陽朱文公實承

道統之傳則先生啓之也先生蓋嘗宰邑於斯其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夫以秀而知學之民而生長於先生過化之地又幸而遭值國家崇儒重道之日所謂千載一時也士寧有不自激勵而奮起者乎自今而後吾知餘杭之俊秀出為時用必也暴白儒效以副聖天子一新學校之良法美意矣謹為之記以俟

思政堂記

姑孰阮竹友先生剛介有守隱居南陵之野績學累行

不求聞於人鄉評所及稱其賢者如出一口洪武十五年春天子發幣聘起天下賢士講求治道時應詔者肩摩踵接先生亦預旅見於天子之廷既而遣還以待後命今年夏六月勅旨及門先生即日戒道入覲如初獲自布衣超拜四品官知杭州府先生既拜命不俟騶從以一童自隨擇日上官視事既逾月自念一介之微而受國家一郡之託其何以報郡有公廨一區在府治之後深與靚密郡守退食之所也先生善楷書乃大書思

政堂三字揭於兩楹之間其意以政有所未逮則於此而致思也且屬余記之余告之曰思之於人大矣天下之事未有不思而得者以周公之聖一有不得於心猶且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況衆人乎杭為郡領縣九地大物衆古昔稱為都會雖錢穀之入於大農者差劣於他郡而五方之民所聚貨物之所出工巧之所萃徵輸之所入實他郡所不及而其治密邇使者府凡朝廷有所須文書下使者府差次頒之杭承約束又在他郡先故

為郡於杭者尤難一或不得其平並縁為奸者衆是以獄訟繁興獘如蠭午有不可勝言者夫欲平其政如之何而弗思此政之所以貴乎思也而思也者是非得失之所由決也夫心之官則思思則知慧生而是非得失判然於胸中大抵人之知慧多汨於耳目紛擾之時而得於神氣清明之後鄭有大夫諶於國則否諶於野則獲者此也非其知慧有豐嗇地有静躁耳先生致思於退食之地厥有旨哉然嘗槪昔之為郡於杭者莅官之

暇輒多作堂以寄其髙曠之情若唐白太傅之虛白宋梅龍圖之有美蔡端明之清暑是也今先生莅官云初不假締構乃獨以思政名堂推其志之所在視白太傅之虛白梅龍圖之有美蔡端明之清暑孰勞而孰逸哉雖然時有古今事有簡劇故治有勞逸其勢然也今天子方加惠斯民他日先生報政於朝書最上考蒙增秩賜金之寵光被玆堂不其偉哉則彼虛白有美清暑之適又何足羨哉

樂清軒記

君子未始無所樂也而衆人之所樂者君子有弗與焉是故羊豕以為羞粉黛以為飾絲竹以為驩此衆人之所樂也而君子則曰吾羹藜飯稻不必羊豕之美也縞衣綦巾不必粉黛之靡也誦詩讀書聲若金石不必絲竹之嘲轟也是則衆人之所樂君子蓋有弗樂者焉若夫君子之樂在此而不在彼則其為樂不既清矣乎鄭君桂芳學廣而行髙隱居姑孰之野安意肆志乎恬淡

寂寞之鄉而於世俗紛華之事漠然不相入若將以老其身焉者鄉大夫數剡薦之卒辭不就會聖天子大召天下遺逸士制書有曰共論治道以安生民於是鄉大夫以君薦既詣闕親蒙清問奏對稱上意擢知杭之錢唐縣為民選也既眡事治其公署之東偏為退食之所而顏之曰樂清徵予記之予告之曰清者濁之對也人之情不入於清則入於濁甚可畏也今君奉天子命為一邑長臨乎吏民之上禄足以自豐權足以自用而其

所治又在東南華麗之地湖山之秀人物之繁陸海之儲蓄何求而不得使資以自奉亦未為過而能泊然自守如處士時甚至不以為戚而反以為樂其趨向與人殊哉君又雅善草書喜賦詩蒞事之暇燕坐此室草具飲食已輒令家僮治筆硯作草書數行賦五七言三四首遇得意處輒置筆躍然以喜而所以助其清者又如此嗚呼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此善戒也世俗之人往往溺而不止如蟻附羶

何哉雖然吾亦清者也朝齏暮鹽風梧雨竹天機忽動時作咿唔聲斯亦清矣顧吾處之有素初不以為樂也閒君樂清始若有慊焉者自余而觀是謂安於固然而不自知者也如君者非余之所慕羨者乎庸不辭而為之記

悠然亭記

悠然亭者三衢舒氏之園亭也一日舒君訪余於吳山之陽道向慕外頗言園亭之勝欲得余記之余謝之曰

吾未嘗造君之亭不知所以記舒君徐為余言昔者歐陽公未嘗至杭其著有美堂記模寫江山景物雖數造者不能言也又何靳焉雖然姑言之其亭縱廣各三丈許户牖軒敞几榻整潔左右布席容容可十數輩未至亭甃小徑百步許兩邊種柳夏之日可藉其陰既至當亭前種古檜綰結其枝為屏狀如屈鐵冬之日可攬其翠其外鑿大池養魚千數百尾雨霽時魚大小喁噞水上又其外稻田連畦接畛苗盛時濃緑際天皆可觀也

引領南望又有好山如蒼玉案横置於前陶淵明飲酒詩云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似與吾意合因取悠然二字名吾亭子肯為我記之則吾亭滋不凡矣余諾其請因為之言曰凡人跂行喙息於天地之間内之而營衣食以仰事俯育外之而治賦税以給公上雞鳴而起日入而息弊精神於旦暮茍遇佳山水孰不欲上登崇高下臨清泠浣滌其胸次以取一餉之快哉舒氏為三衢巨姓所以為家為官者其事蝟如及閒而息釋倥傯

而就閒曠據榻而坐玩花竹之幽茂觀禽鳥之上下野意横集塵坌頓消方是時雖不見南山其興亦已悠然况又有南山佳色發其興哉此吾舒氏園亭所以作也世常言古今人不相及以地位言之誠有不相及者若夫心與境會其興悠然而生則淵明之興一悠然而舒君之興亦一悠然也初何古人今人之間舒君姿爽朗器宇恢廓好與賢士大夫游宜其所得夐出於尋常之表吾他日倘至三衢而登於其亭茍吾之興亦一悠然

則當為君泚筆賦之

菽水軒記

越人李養能甫居姚虞之間事親至孝恒媿不能備甘旨以菽水二字顔其晨昏之室其意以謂吾欲為孝僅能為菽水之養爾非敢以為孝也且徵余記之余曰昔者仲由氏之貧不能養也孔子嘗告之曰啜菽飲水得父母之懽心是亦為孝以此言之孝殆不止於飲食古之人蓋有以三鼎為養者矣牛羊豕具焉君子不以為

足亦有以五鼎為養者矣牛羊豕之外又加魚臘焉可謂備物矣而君子亦不以為足此有以見養不止於飲食而在於得其歡心夫能使父母列鼎而食而使父母之心不怡則不若啜菽飲水而得其歡心之為愈也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此之謂歟夫菽者豆之總稱貧者煑以為粥饑而啜菽渴而飲水養之至薄者也吾意養能甫家雖不甚贏其養未必止於菽水其云然者蓋示其不自足之心耳揚子雲曰事父

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養能甫之心不自足於飲食之奉則其餘皆不自以為足從可知已姚虞之間舜支子之所封也有舜之遺風焉若養能甫之為養其殆庶幾乎宋紹興執政李莊簡公光養能甫之七世祖也力沮和議為秦檜所斥謫居嶺海十有餘年而没南渡忠臣以公為稱首嗚呼忠孝無二道莊簡公身居朝廷故効忠於國養能甫於今為庶故孝行於家世有先後而忠孝出於李氏一門亦可羡哉是為記

春暉堂記

同郡馬仁安甫初主鄱縣簿又主臨卭縣簿七八年之間較其宦轍所至自今天子之都渡大江北涉汳洛入潼關仰觀太華之勝徘徊乎秦漢故都西過漢中扳緣棧道而上劒閣覽觀全蜀而後出夔門經瞿塘灧澦之險蓋萬有餘里而還可謂遠遊也已而其人氣岸竒偉談說身所歴處使人聽之雖不出門戸如親履其地而覩山川之形勢衰慘之氣頓起視其行槖則甚蕭然獨

見其有手軸一包裹如秘寶發而視之題其耑曰春暉
余詰之言在鄉里時二親相繼而歿吾思吾親不置作
堂曰春暉以見不忘及既出而仕去吾堂日遠故以茲
卷自隨求四方能言君子敷吾區區之意時取而誦之
庶幾如登吾堂而見吾親也余告之曰仁安甫之所以
自見者其本於孟郊氏之詩乎夫親之德大矣舉天下
之物皆不足以形容之而惟春暉為近古之善方人者
嘗以日為喻其稱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

也蓋夏日之日有可畏之象冬日之日有可愛之意此以喻一人之性情則或似之而以喻人父母之德則未當也夫暉日之光也春日之暉煦煦萬物萬物以之而長養故言父母鞠育之恩顧復之意惟春暉可以擬之此孟郊氏謂人子之心如寸草然不能報也然則孟郊氏可謂善言父母之德者矣以余而觀天下之事未始有不可足者如飲食衣服宫室事之至切於己者也是故羹藜飯糗不足於食易之以膏粱則足矣緼袍布褐

不足於衣易之以狐貉則足矣蓽門圭竇繩樞甕牖不足於居室易之以華堂麗宇則足矣至於親也存能奉之以滫瀡殁能厚之以棺槨遠能薦之以時物可以謂之孝矣而皆不可以為足也茍有足心則非孝矣蓼莪之詩人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良以父母之德無涯不易報故也然則孟郊氏春暉之喻其亦蓼莪詩人之意也歟嗚呼詩可以興此有以知吾仁安甫春暉之念不惟家居之日有見乎其位聞乎其容聲而後不敢忘故

雖跋涉萬里王事倥偬旅懷凄惡亦不敢蹔忘也若仁安甫者可以謂之孝人也哉於是筆以為春暉堂記

風木軒記

風木軒者錢唐褚偵本中思其親而作也本中性至孝稍長喪其母既壯又喪其父其喪母也哀痛愁苦幾不能生喪父亦如之母殁之歲有嘉木二莖於所居之牆上枝葉類椅桐本中以母殁而佳木生亦異徵也爰改植於所居之傍十閱寒暑二木劍拔而上而其父又殁

後數年本中過謂余曰始偵不幸喪母會有木生之異
既而植之以謂既不見母或遠而忘此木所以識也當
是之時吾先人見而憐之時偵以先人方强健必享百
齡之壽以庇覆我諸孤如二木之日就長茂而息其陰
也詎意二木方長茂而我先人竟棄我諸孤而去悲不
自勝嘗與二弟徘徊樹下有風颯然起於木末俄而怒
號樹為披靡有欲仆之狀移刻不止偵顧二弟言曰古
之人有欲養而親不逮者蓋嘗以風木為諭今我與爾

所見是也因相嚮而泣遂名所植二木處曰風木之軒
值四十二代天師以朝覲過錢唐偵修謁焉以情事上
白天師矜之為篆三大字揭諸軒中而未有為不肖孤
記者故敢以請嗟乎孝子之所見與衆人不同天下之
物衆人見之以為悅孝子或以為悲此不得養其母者
見蓼蓼之莪或以為蒿或以為蔚也今夫褚氏之墻嘉
木茁焉改而植之長茂立見此盖和氣薫蒸之所致使
他人處此必指為家慶詠歌舞蹈稱揚之不暇而本中

息於兹樹值天風撼之乃獨起無涯之悲何其所見與
人殊哉記禮者曰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
心如將見之夫雨露之被萬物華澤鮮好穹壤之間有
知覺運動者莫不情驩意懌而孝子獨加怵惕此本中
所以見風木而興悲也雖然仲由氏之所感葢少以貧
賤故躬負米以養其後南遊於楚累茵而坐列鼎而食
連軫結駟而遊而親不在此所以有不足之感今褚氏
家故餘饒本中親在堂時甘旨足以備養非有仲由氏

之不足而其區區之心乃猶若此嗟乎若本中者可以謂之純孝人矣乃不讓而為之記

幻泊軒記

太湖之上有真慶禪寺是為轀中琇師之居寺之北有別業花竹泉石頗瀟洒師朝夕燕休於是揭名曰幻泊以表所見之出於寰區有原師無極者其法侶也亦嘗辱與余俱一日偕來謁余吳山之下原師曰彼之幻泊意欲得子記之何如余辭之曰吾所學不與而道合

吾所知者目擊道存不馳騖於窅冥昏默浮屠氏之說博大玄遠上極無際不可以思議具述遠而山河大地近而食飲宮室又近而四肢百骸耳目鼻口一動一靜一呼一吸以至盡未來際一皆視為虛幻而不以為真實而吾之所見不然非山河大地不足為吾身之所依非食衣宮室不足為吾身之所資非四肢百骸耳目鼻口一動一靜一呼一吸不能使吾人倫日用所欲適宜故吾所見惟真之為務而不知他有所為此無它第吾

所學異業故不能不歧而二之雖然此身泊於此室政如一葉之舟泊乎滄江之上溟海之涯師能以泊為幻其視世相不啻電之易滅露之易晞吾見向之浮屠人衣不以麻而以狐貉食不以蔬而以膏酪覆不以茆茨而華其堂傑其閣使若人也克知以泊為幻必不以此為樂瑪也積其功行如此其必為菩薩大士之徒吾愛其人而未暇與論其所以殊亦將往造其室覩其幻花幻竹幻泉幻石使百累悉至於無姑為記其幻泊而使

書之壁廥

蘭菊草堂記

錢唐徐子貞甫廉介有雅操築草堂於城東隅不蒔他物獨蒔蘭與菊而日循行其間客或過見之曰子愛此耶子貞曰吾愛其與吾性合爾既而大書蘭菊草堂四字而請余記葢蘭之為物生於澗谷深絶之地人雖不採而清芬細馥洒洒然於風露之下有不求媚於人之意焉菊之為物發於卉木彫落之後時雖揫斂而幽姿

雅艷采采然在風露之表有不爭妍於時之意焉之二物者有道之士所不棄也方子貞隱處時人見其戀嫪此二物不置固曰其性然爾而不知其見於用者何如也及遭維新之朝盡起天下之遺逸而用之子貞起自草堂得以才行選為親王官屬趨蹌王廷一以直道自持如蘭之不求媚於人菊之不爭妍於時為王所禮貌所謂國有道不變塞焉者蓋如此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豈不信然子貞之所守可謂不蘭菊媿矣因筆之

為記

安序堂記

安序堂者今四十三代天師無為子之所作也天師既膺符籙之命爰即府第之西大作重屋丹楹畫棟穹檐邃宇干青雲而麗白日望之如在天上其東則象山麗然其西則僊巖巋然又其北則髙風亭跂然翼然而麈湖琵琶雲林三十六峯則羅列相向川光嶽色畢赴於眉睫之下天師既即其上度凡先世琴劒圖籍與夫道

藏所儲仙經真誥三洞瓊綱以及近世儒先道德性命之書靡不備具琅函縹帙差次鱗比化日悠永端居清閟以博其趣不知身在大道之世天師以謂比第吾所自適者然耳而吾所以存諸躬與為吾後嗣法者當必有防範之具乃即其下兩楹之間顏曰安序且徵余著堂記大傳曰君子所居而安易之序也得其序則安矣聖人作易卦自奇耦而成八變而至於六十四爻分陰陽而成六變而為三百八十四卦爻所著性命之理幽

明之故事物之情莫不各有次第是之謂序序之云者
如乾之象為龍有潛有見有躍有飛有亢是也易有聖
人之道四曰象曰辭曰變曰占君子於易而得其序亦
惟象辭變占之間究心焉耳大凡卦爻有象而後有辭
辭所以著象故玩辭而觀象有變而後有占占所以決
變故觀變而玩占君子居而學易既觀象矣又玩辭焉
以觀其所處之當否動而用易既觀變矣又考占焉以
觀其所值之吉凶驗之於事反之於身有居安之實斯

不違乎易之序矣既安其序其於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將無所求而不得大而君臣父子小而事物細微亦無所處而不當故得其序則安不得其序而能安者未之有也天師以神仙之胄超邁之姿作止語默與道委虵視人間世窮通得喪毁譽榮辱曾不足以累其靈臺顧猶慮其積諸躬與為後肖法者未循乎易之序而昧於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所以然而認認然以安序為意無乃過乎不然易與老合昔之人蓋有本其

旨以註易者矣天師雖以清淨無為為宗凝神至道有得於易存之於躬者莫非實理垂諸後肖者亦莫非實德尚何患乎存諸已者有未至為後肖法者有弗裕乎以安序名堂此葢天師慎於持盈不自滿假之盛心也令也領袖仙班於維新之朝光膺帝眷歲時入覲將必有如廣成子之告軒轅黃帝者矣道德所孚陰翊皇祚於百千萬禩而天師之玄肖亦蒙休被祉於無窮不其盛哉雖然此非吾儕小人之所敢知然而徵諸至理則

有必然者矣於是筆以為安序堂記

環翠樓續記

國朝設行人之職以傳命於四方蓋本周官之制行人員至衆又設率人為之長非材識邁衆在言語之科者不與兹選而卓子强氏與焉子强世居閩其居在三狼山之下其山氣勢磅礴隆而為麓衍而為原而羣峰羅立老人在其前貪狼在其後天驥在其左文筆在其右如拱如揖每旭日始旦翠氣四合坌入牕户蒼然襲人

坐客莫知其所從來誠佳處也初卓氏以儒術起家宋全盛時有諱夢龍夢麟者伯仲聯登進士第佐州有聲實子强之十四世祖也其後有六學先生菊泉先生明性理之學與紫陽朱夫子游於子强為九世祖六學菊泉存日以謂山川之間神秀發舒亦必有待於是作樓為燕息之地以傳其勝曲欄横檻寥豁無礙三琅山之勝萃於目前名曰環翠後之人克承先志率皆未弊而葺環翠之勝一如昨也子强既仕於朝使於四方無虛

日環翠之勝未嘗不往來於懷遇善畫者授以鄉山大意俾規模為圖趨辦之暇時加披覽匪徒曰挹其勝而已而其先人神明之往來亦或如在也子强過浙上謁余授經之堂具道其所以請記余告之曰懷土恒物之大情古有莊舃者本越人也顯於上國其心未嘗忘越而每為越吟茲固人情之所不能免然吾有為子强言者子强閩人吾不暇遠引請以閩人告之唐貞元間閩人有歐陽詹生者嘗游上國其親雖有離憂其志樂也

詹在親側其親雖無離憂其志不樂此足以明為人父母者欲其子為國宣力以功名顯也夫人以有用之軀而老於一同之地與草木同腐亦獨何哉子強年富力強材足以有為宦轍伊始環翠之勝不必加戀嫪也他日光膺寵命歸榮故鄉顧視環翠之山色光彩絢爛照映乎書樓之上計日可待矣斯時也圖何有焉因筆以為環翠樓續記

柴氏義事記

錢唐有柴姓望名而字宗禮者其人姿樸茂不尚表襮見義事輒為其友有金觀者本栝蒼人自其父游宦錢唐遂家焉觀嘗舉進士元至正中亦登備牓為州縣學官矣遭值運去物改窮居田里生事落甚母歿不能塟宗禮相其經營未克襄事觀竟以哀毁成疾而歿已而其妻亦相繼歿宗禮哭曰吾友之不幸至是哉且其子弱三喪在前吾責也乃捐家貲治塟事其力弗逮則告助於觀所嘗往來者因得舉觀及其母與妻之喪從其先

人之兆葬焉聲稱所及四方之士咸恨識之之晚於是人以義士目之嗚呼朋友道喪久矣平居無事意氣相與襟期相許其膠如漆及夫一死一生交情乃見孰肯施德於不報之地哉今夫人未為無所施率皆有所為而為今覩己死其子且弱夫豈有所為而為之者求之古人惟郭代公柳仲塗范丞相蘇長公二三君子爾他鮮聞也是二三君子者為義誠厚然或藉貴富或資俸禄推以予人若不難也宗禮一介之士其家不過中

人之產而亦能如古人之所為獨不可尚也哉友人莞籥為余道其事甚悉故為筆之以示夫觀民風者焉

梅閣記

梅閣者今浙江按察副使何公宴居之所也公性潔脩於凡植物獨梅花是好作層屋出梅花上每冬深梅花驟發俯檻盻睞玉雪爍爛芬芳襲人詩興油然而生吟哦竟日不知此身之在太素鄉也因自誦曰吾曩祖水部府君在揚州見東閣官梅賦詩有名吾名吾居曰梅

閣夫豈不可既而徵余記之惟人生乎百世之下而尚友乎百世之上必其風聲氣韻有以動乎心術之微意領神會有不期然而然者非勉强也雖然此特以衆人之善尚友者言之耳若夫推其所自出本乎一源蓋不必較遠近戚疏則其所以相感者又易易然矣此憲使公所以有慕於何水部之梅閣也按何水部遜字仲言世為東海人八歲能賦詩弱冠有文名當時范雲沈約皆負重名雲稱其文含清濁中今古沈約亦面譽之曰

吾讀鄭詩一日三復不能自已其為當時名人所推重

蓋如此唐人於詩為尤盛而杜子美出諸家右亦推重

之曰沈范早知何水部是也水部嘗為梁建安王行參

軍記室後官至尚書水部郎從其王鎮揚州時東閣有

梅方發水部倚樹而吟終日不去其詩清絕見於家集

至今猶膾炙人口後來杜子美在蜀會裴節度登東亭

送客見梅賦詩因用其事和裴詩遂有東閣官梅動詩

興還如何遜在揚州之句此憲使公之梅閣所以名也

然觀水部平生止以文學立名而於事業不多見抑豈當時所用者止於文學耶不可得而知也今憲使公學廣而才贍其見於製作大篇雲行短章鏗鍧得水部家法方持部使者節按行浙水西蓋將以飲氷齧蘗之操如梅花之犯寒而茂揚芳聲邁偉烈以報主知詎止以其玉雪之燦爛芬芳之襲人如何水部之發興於詩也哉吾聞古之善占人後者曰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憲使公之於水部有耀矣如但曰所好之似豈知言者哉

玉帶山房記

玉帶山在蘭溪縣東三十里而近其山秀拔頂趾皆青而其腰色純白横亘數十百丈如拖玉帶故號玉帶山邑人王端翁先生有先廬在其下因署曰玉帶山房屬予以記且曰玉帶之勝在吾戶庭非一世矣我先人在元至元初以羈孤之跡至燕獲事賓文正公默得其銅人鍼法用醫官起家稍遷江西官醫提舉後簽太醫院事雖留燕歲久而朝夕之念未嘗不在玉帶左右故未

老而謝官歸休於玉帶之下而負病踵門者不遠千里而來望見玉帶毅然曰活我者在是矣一時玉帶之色若濯而瑩吾幼在侍旁觀先人按俞穴求經絡之貫屬以驗氣機不敢不究心焉先人既歿中更多故薄宦不足以達人不以我為無似見謂克承先緒趨吾乞療者如趨吾先人焉曾不以吾父子異世而或我間玉帶之色猶幸一如昨也維是先人之弊廬在玉帶者何可不圖表見以昭先志敢固以請余曰嘻玉韞於石而山木

為之光潤況在於人乎古有庚桑楚者居畏壘之山而畏壘大穰彼庚桑楚者惡能使畏壘大穰哉由其德之薰蒸故山為發祥耳余游四方遇有過玉帶者談王氏父子生人之死不可殫紀其積世德如累金城於先生諗之而信他日玉帶之上禎符發見如畏壘之穰未足多也其必有曳玉廟朝垂聲邁烈以大其施者為之徵乎山房所以識也簽院號鏡潭瑞翁號玉泉蓋山下有淵澄渟瑩徹光可以鑑故其父子以自命云

明德樓記

吾邑張可敬氏與余同僑武林城中一日手出一卷見余於授經之堂發而視之則前内翰鄱陽周伯温甫所篆明德樓三字周公以篆書名一世而此三字端勁圓潤得斯氷之妙撫玩久之緬想前朝文物之懿不忍釋手已而揜卷問樓之面勢與名樓之義何若可敬進曰吾居在邑之中先大父為處州學官而歸爰作玆樓以務窮理盡性之學適周内翰以使事過天台嘗登吾樓

為先大父書此三字揭之楣間以示正學之有在吾大
父不幸捐館茲樓亦燬於兵幸内翰公之遺墨猶在作
新樓於舊趾取其遺墨摹而揭之吾大父雖殁猶不殁
也子幸為我記之可敬之大父伯寧先生也吾去鄉里
蚤未嘗一造其樓而拜先生今覯先生之所以表見者
亦或可得而窺其涯涘矣涉浙而東山岳之秀無出天
台而赤城瓊闕玉霄諸峰之最秀者又悉赴於縣樓近
市廛髙出衆屋上諸峯之秀悉可攬而有秋髙氣清先

生身處埃壒之表倚樓而望天宇鏡淨纖翳不生萬象呈露先生神觀爽朗收視返聽寘然內觀所謂天之所以與我者其本然之體段顧不洞見於此乎此樓之所以名也雖然此義也文公先生於孔氏之遺書言之備矣而其門人弟子又復以鏡為喻以謂鏡之為物塵垢去而鏡之體見猶物欲去而心之體全是則是矣此第言其用力之地初不若即境觀心表裏一致之為至親且切也文公先生平生精力盡在大學論語孟子中庸

四書而明德二言又大學第一義學者誠有見乎此大之而用天下國家小之而為天下國家用胥此焉出經生學士何可以習熟見聞而易視之哉吾聞文公先生四書之成傳於吾台最蚤意者先生去前輩未遠精微之旨蓋必有所受矣宜其表見如銘刀劒銘戸牖之不敢忽也不然玆樓專山嶽之勝芳題雅匾何所不有而獨有取於此哉吾雖不及聆先生之緒論因可敬之請而粗言之而亦未知其至與否也夫茍未至在可敬用

力如何耳大雅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子幸歸而求之

滋德堂記

先王之憂民也以凡踵行喙息於天地之間者未免淫於六氣而致夭折故制為醫藥之具以全其生而躋之於壽考德至厚也是以周官設醫師掌醫之政令凡邦之有疾病者造焉使醫分而治之歲終則稽其醫事而制其食若五味五穀五藥之齊存於神農氏子儀之術者是也而岐伯俞跗秦越人淳于意諸人察五氣五色

五聲之劇易九竅九藏之變動以定盈虛休王又皆羽
翼其道以補天地造化之所不及為生人萬世立德者
也秦為無道敢於焚燒六經以廢周公孔子之道至於
醫藥之書所以續斯人之命者則幸獨存於世誠以天
地生生之德不可一朝泯也今夫人明乎經絡骨髓陰
陽表裏之原五苦五辛溫涼燥濕之性蓋本諸神農氏
子儀岐伯俞拊秦越人淳于意之遺法以濟人利物故
論其德殆不可襲而取之言其所自則必尚世言其所

及則必尚衆而非苟且於一時僥倖於一人之所可致

也故君子務滋德焉錢塘有徐鎮字鼎夫者本醫家子

性静而敏郡以俊秀選為杭學弟子員習經藝辭章有

足稱者而不廢醫其家嘗作堂以儲藥而未有名請余

名其堂余曰經云樹德務滋子之道亦類是宜名滋德

生曰唯唯蓋生之先君子以醫名於大方其療法具存

於家已樹德矣而生以妙年承之又愈人疾亡筭如余

之多病亦且賴生以存可謂善於務滋者矣雖然吾尚

告生以滋之之術獨不見富人之滋財乎一金為母則子百金百金為母則子千金萬金惟其滋財之心勝故雖走荒徼而犯狼虎浮重溟而觸蛟鼉瀕死弗憚遂乃至於大盈又況滋德無此險難不過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生以滋財之術滋德持久而不懈德之為用有不可勝言者矣其以吾言為然否乎生曰承教承教願筆以為記

澤存室記

易貞庭榦本荆州人幼時從其父母避地來浙遂家焉
姿粹雅行甚謹飭以選為杭學弟子員出入學校非特
不為嬉戲徼逐事未始見其笑而至矧怒而至詈恒有
不怡之色余忝為都授師生嘗從余質疑義余為之辯
析從余習文字余為之删潤生善筆札余時有論著多
屬生繕寫故生在衿珮之列往來余所尤密每熟視生
而甚矜之一日告余曰貞之從親至浙也日漸長大覬
有所成立以養吾父與母今幸吾父猶强健而吾母竟

棄不肖孤而去欲報無地是以𦨂𦨂如在疚恒讀大戴記至母殁而桮棬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潸然出涕猶愳其或忘也爰就吾母飲食起居之處顔之曰澤存先生其能賜以一言之教乎余語生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人子之道也曷敢有死其親之心夫桮棬飲器也揉木為之而加髹焉常人之家日用之所須非貴重而不可致者也記禮君子以是器也其母之所嘗御母雖已殁而口澤之氣猶存捧玆遺器而哀痛之誠心

有不期然而然者故若有不能飲者焉非誠不能飲也生以之自見可謂不死其親者矣凡人知養其親於生存之日固不必論求有不忘其親於既歿之後者或未必然則是死其親者也死其親非孝子也人固未嘗無所思也有覩河洛而思禹者矣有見甘棠而思召伯者矣彼其思也出於衆人之所同見栝棬而思母則惟孝子為然嗟乎亦有誓及黃泉無相見者吾則不知其何心也古稱純孝為難由生覩之蓋亦庶幾乎所謂純孝

人矣生方育材於學校將向用於時今日之不遺其親則他日之不後其君的然可見故移此心以服官政暢皇仁迪民性革薄從忠使風俗如唐虞三代之時顧不在於生輩乎吾雖耄尚及見之筆以為記

存誠齋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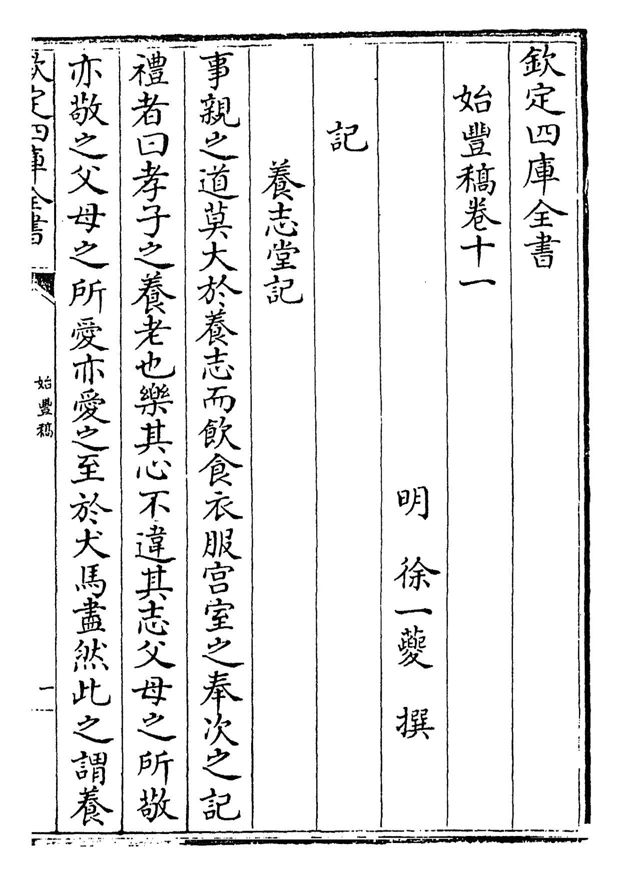
鄭敬常甫敦固周慎孝友行於家庭信義孚於鄉黨學足以華躬而不自衒識足以致遠而不自賢與之游者撓之不見其濁澄之不見其清蓋庶幾所謂古有道之

士者焉嘗潔一室名曰存誠請余著記余曰敬常甫其為知道者歟蓋天下之理不出乎誠人之所以叅天地而為人者此誠也出乎誠則入乎偽矣甚可畏也夫人之所以為人身之所接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兄弟也朋友之交也以至一事一物一動一静一食一息莫不有實理存乎其間理無為也在人以實心行之耳仰不愧俯不怍則可至於聖人矣聖人之心渾然天理無往而非誠衆人之心膠膠擾擾與利害物欲相旋轉於無

窮故於人倫日用之間不暇盡其道未免茍焉而已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故君子誠之為貴烏乎誠非聖人不能全也夫欲至乎聖人者其在存誠乎敬常甫以存誠名齋非知道者其孰能與於此吾嘗謂聖賢言誠散見於五經四書其言備矣原其入德之要未有若乾之九二閑邪存其誠一言蓋學者用力之方也敬常甫其有見於此乎蓋邪者物欲所生之穢汚所以汩没乎靈明者實在於此邪既閑則誠自存矣敬常甫為

人威儀辭氣必其學用心於内而以敬自持者以敬自持則方寸之間凛然神明之居城堅池深外侮焉能入哉此必敬常甫之所自得人所不能知者余也學未聞道其於聖賢之學故不敢以易言之而亦不敢不用其力尚當從敬常甫詢其所以然庶幾聖學之要或得而聞一二乎

始豐稿卷十



始豐稿卷十一

明 徐一夔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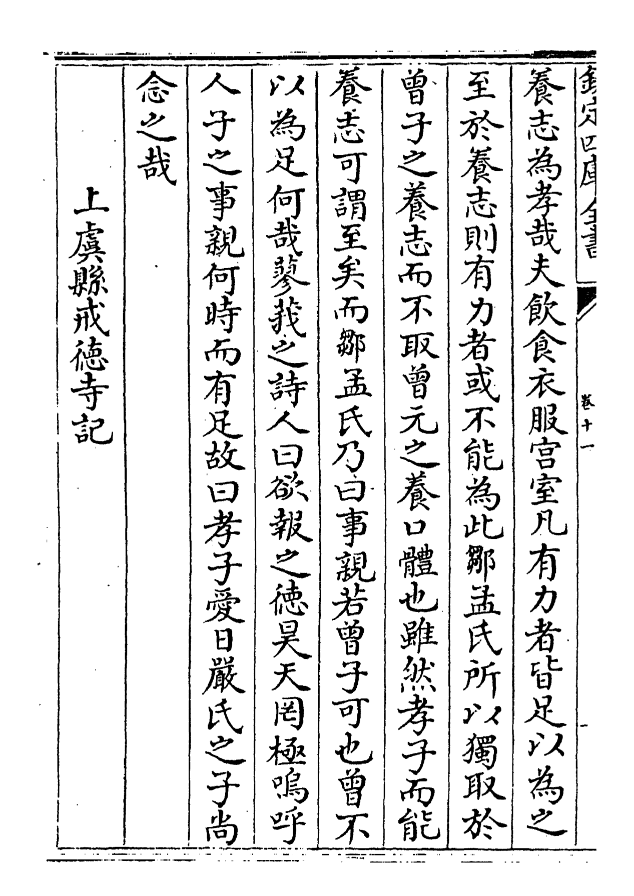
記

養志堂記

事親之道莫大於養志而飲食衣服宮室之奉次之記禮者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父母之所敬亦敬之父母之所愛亦愛之至於犬馬盡然此之謂養

志是故甘旨以奉之滫髓以滑之飲食可以悅其口矣暑則以絺綌寒則以狐貉衣服可以適其體矣夏之日處之以涼堂使不知有暑氣冬之日處之以燠館使不知有寒氣宮室可以安其寢處矣而皆未足以言養志養志云者必如前之所云斯無媿焉而非飲食衣服宮室之謂也上虞嚴氏兄弟二人伯曰煥文仲曰炳文皆有士君子之行而且善事其親其家頗裕於凡飲食衣服宮室之奉葢所素具其兄語其弟曰此不足以言孝

惟能養吾親之志則庶幾焉其尊人亦有學行為一鄉所推重歲時先生長者相過必為酒食以相歀洽二人者在傍趨事不敢後洞洞屬屬惟恐不得先生長者之懽心以獲罪於其親後先生長者數數過之見其不懈益虔於是先生長者更相謂曰若嚴氏子者亦可謂之能養志者矣久之相與名其堂曰養志伯仲謝不敢當又相與謀徵言於余曰願有益余告之曰世俗言孝能不虧於飲食衣服宮室之奉莫不自以為足又孰知以



養志為孝哉夫飲食衣服宮室凡有力者皆足以為之至於養志則有力者或不能為此鄒孟氏所以獨取於曾子之養志而不取曾元之養口體也雖然孝子而能養志可謂至矣而鄒孟氏乃曰事親若曾子可也曾不以為足何哉蓼莪之詩人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嗚呼人子之事親何時而有足故曰孝子愛日嚴氏之子尚念之哉

上虞縣戒德寺記

自佛法流通中國凡名區奥壤類非尋常編户之所能
專必作為名藍巨刹而後稱大槩穹壤之内秀異之所
緼蓄必有待而發非偶然也上虞縣西北六十里而近
有寺曰戒德唐大中中居人周氏伯仲有曰元度元慶
者捐宅所建而延有行僧弘泰為開山祖其寺東有巨
浸廣袤一百餘里波光雲影瀰瀰眺漾可鑑可濯曰夏
蓋湖其南峰巒秀聳蜿蜒磅礴勢若拏雲而上如拱如
顧曰九龍山又其北有大山屹立若覆盂狀横亘於滄

海之濵外障波濤内固聚落曰夏蓋山寺據湖山之勝
面勢清曠軼埃壒而擅形勝於刹土為宜始周氏建寺
時工築基鉏入土尺咫見赤虵一俄斷為二徐視之金
也伯仲相顧駭曰此神物也讓弗敢有乃售以建寺而
用其餘造橋故兹寺初名義讓至宋祥符間始改賜今
額而橋名分金則猶仍其舊此足以騐秀異之所藴蓄
有待而後發為不誣矣夫以佃漁雜處之場化為飛樓
湧殿鐘魚梵唄之音朝朝暮暮發於雲林煙水之間非

吉壤也耶宋南渡後李莊簡公光有清節里第在上虞之鄙嘗盤桓茲寺留題而去亦足以見茲寺之不凡矣夫何至於宋季忽罹鬱攸之虐而向之翬飛絢爛者悉委為灰燼元至元初寺之僧善寧有戒行緇素向慕時捐貲以助者踵至乃更作之凡殿堂樓閣門廡及泡湢庫庾之規制佛菩薩天人之像設珠纓寶縵異葩華鐙之供養鮮潔完好悉還舊觀至至正中黝堊頽就漫漶牆垣頽就剝圮瓴甓頽就缺落耆舊僧常演德林又皆

葺而新之於是五六百年之道場常如不壞之日為一方之名藍矣寺舊無記僧本愚嘗參學於天界寺住持汾公禪師聞以寺記為言禪師謂宜求天台徐君為之遂具始末來請余聞地理家相攸之說謂凡棟宇而處必據風氣之會惟夫風氣完固故其積之也厚而發之也不竭以能奠於永久然以世相觀之其成其壞不能不囿於數其不底於壞而復于成者則亦有地靈之助焉非數所能制也若上虞縣之戒德寺是已方周氏捨

宅為寺徒以地之靈不敢有也詎意有蛇金之異豈非地不愛寶而發祥之徵見於此歟宜乎茲寺既成而壞既壞而成非數所能制若有神人冥助之者信非偶然也造茲寺者何可諉曰人天小果而易視之哉寺之衆派别為七而以甲乙傳次得度於其寺者率皆清修嗜學出游大方以行業稱云

重建大慈定慧禪寺記

大慈定慧禪寺者唐寰中禪師之道場也寰中得旨於

百丈大智禪師元和中行脚至杭愛兹山幽邃因卓錫焉依皈者衆將建道場而地脉高亢乏水以供庖湢意欲他徙一日禪定有神人儀觀甚偉拜而言曰吾師行道此方以利益羣品吾等寧能不效綿力乎吾將役二虎移南嶽童子泉以施吾師翌日有二虎在山西南隅以爪爬地如掘井狀已而水泉湧出盈坎且味極甘冽遂成道場他日有自南嶽來者禪師問童子泉何如曰涸矣於是泉以虎跑得名寺之成錫額曰大慈則長慶

元年也開成初禪師入滅咸通初其大弟子欽山遂上
其師之行於朝謚曰性空塔曰定慧易寺額曰法雲院
中和間又以塔名配寺名如今所揭額云宋太平興國
中寺以南泉願臨濟玄無著喜趙州諗巖頭奯雪峰存
俱至茲山與中禪師激揚宗旨故又名祖塔院元祐間
蘇長公守杭有病中游祖塔院詩見於家集建炎初又
復寺額如長慶時嘉靖間權臣史彌遠利其地可為墳
墓欲陰廢其寺或為俳語危之乃沮彌遠猶徙於寺額

其鄉郡建香火院而奏奪其地為軍營時有僧曰克符者雜處其中圖復其舊而卒弗果未幾而宋社亦墟矣元至元中巴江回公居淨慈第一座縛茆泉上以待時緣方薙草畚礫得一石狀類僧伽乃中禪師像也濯而奉之識者以為寺興之兆大德初鹽運使胡公度雅敬慕回公為捐貲財興造而寺額則仍中和之舊至治中止巖成公繼之作亭於半山題曰古禪林茲寺雖已復而規模不加於昔大凡世間相涉於有為必待其人而

後成當大朝洪武之十年定巖戒公來領寺事顧瞻再三曰兹寺位望雖在五山十剎之次而我中禪師唱道於此高風遠播一時尊宿力足以建宗垂派者悉至兹山與中禪師激揚宗旨迄今八百年事具僧史名號在祖堂未泯承其宗者其或因陋就簡何足以言㳄弘祖道爰發宏願以改作為己任顧其寺容衆素少而志更張者多弗克就地理家言寺前澗水直瀉而下故也首捐衣鉢購地二畝鑿為方池以豬水乃裒衆施具材命

工作大雄寶殿視舊加三之一歷四寒暑而後成將作僧堂法堂及方丈三門鐘樓兩廡而故址不足以容衆礎乃削巖剗壑左右前後為尺六百有奇而僧堂法堂及方丈三門鐘樓兩廡視舊始廣至於庫庾庖湢亦皆以次而完欲別為室以待凡雲水之暫至者名勝之恬養者病患之攝治者亦窘於基址故於兩廡之間作為重屋而分房以處之又涉五六寒暑而後備至是始具大方之體寺舊有斷碑殘鈌不可讀當成公住山時嘗立

石矣而紀次未覈今竺隱道公以宿德重望綱維宗教嘉戒公之為謂凡住持皆若戒公何廢不起為疏其始末使來請記余嘗涉西湖而西過赤山之岡三四里許緣山斗折而入不盡百步新作山門揭大慈山三字則元江浙行省平章紫徵史公弼所書既入山門又緣山行二三百步有石梁横小澗上乃抵寺門山勢三面環擁林壑清閟嵐霏翠寒人間塵坌不至信乎清淨之域也是為大慈定慧禪寺周覽久之見夫殿堂廣邃像設

莊嚴薌鐙旛蓋鮮潔華好以至供佛飯僧之器靡弗備足因唶唶嘆曰往者南北兩山禪黌教苑甲乙相望號稱佛國茲寺雖古道場取名位者或弗暇顧自罹兵燹昔之盛者類詘於時荆榛未盡除瓦礫未盡去茲寺不獨一新視昔抑且有加徐而詢之由領寺事者有志建立不以時詘舉贏為嫌積其善行孚於人人樂施者衆故能有此建立也或以有為法為非道之所存而不屑加之意者蓋不達理事之不二故也若戒公者非達理

事之不二者歟高山仰止感慕中禪師而興起者有矣勿替引之寧之善繼承者乎戒公名淨戒字定巖茗溪人通內外學持律甚嚴禀法於天界淨覺禪師有古德之風云

碑

勑賜靈谷寺碑

今上皇帝應天啟運建大一統之業定都於鍾山之陽辨方正位適與梁神僧誌公之塔寺密邇洪武九年春浙東僧仲義被名來為住持前瞻宮闕僅一里許私自

忖曰王氣攸聚紫雲黃霧昕夕擁護非惟吾徒食息靡寧亦恐聖師神靈有所未安且佛法以方便為先如得近地改建誠至幸也因請於上從之義乃擇地於朱湖洞南則鍾山之左脅也材木未具會上方遷太廟於闕左弗敢以舊廟遺材他用遂以施之又遣親軍五萬餘人徙塔附於寺功將就緒有為宮宅地形之學者言其地湫隘非京剎所宜義復以聞有旨舍其舊而新是圖拓大其規制令可容千僧命太師韓國公李其擇地於

獨龍岡之東麓西距朱湖洞五里而近其地中寬外敞迴巒複阜左右相向而方山巋然在其南天造地設儼然祇園之境義以圖進上若曰以此奉誌公為宜遂命中軍都督府僉事李新衛指揮僉事滕聚衛指揮僉事袁禄神壇署令崔安董其役建立之日以十四年九月之吉中作大殿大殿之前東為大悲殿西為經藏殿食堂在東庫院附焉禪堂在西方丈近焉而大殿之後則為演法之堂誌公之塔則樹於法堂之陰其崇五級復

作殿附塔以備禮誦左右為屋以棲僧之奉香燈者翼以兩廡其辟則繪佛出世住世涅槃及三大士十六應真華梵神師示現之迹屏以重門繚以周垣而養老病與待雲水之暫到者亦各有其所至於井竈湢庾之類凡禪林所宜有者無一不備而其為制以佛之當獨尊也故於正殿則奉去現未來三世之像其他侍衛天神不與焉以禪與食之不可溷於一也故食堂附於庫院以師之不可遠其徒也故方丈近於禪堂以聯坐觀心

或涵於笑語而弗專故異其龕以單寮息力或流於宴安而弗檢故同其室而締構之法則以梁架桁不施疊栱以枅承榱不出重簷凡交椽接霤盤結攢輳如蜂房蟻穴之狀者悉不用規模氣象軒豁雄麗望之翬飛即之山立都人士庶莫不瞻仰讚歎以為希有此皆皇上萬幾之暇睿思所及而義與董工臣僚奔走受成算以授羣工加程督之耳凡木石甎甓丹堊髹漆之需皆上所賜其工之鉅不可數計且不勞一民而以庚於法者

充工既畢恚宥之夫役之於慈悲之地而導之以有生之塗此又皇上懲惡勸善之神機也明年六月十有三日告成上既因其地之勝賜額曰靈谷禪寺又賜田若干畝歲入米四千石以飯其衆又明年正月十日上在齋宫進僧録司臣顧問諭及靈谷碑文未建爾等宜舉能文者為之於是右講經守仁以杭州府學教授臣徐一夔名聞尋勅義具始末書幣來取文義既被旨使其徒道聯將命至臣一夔學識膚淺忝職外郡教事上命

所臨不勝恐懼謹具載其事拜手稽首言曰竊嘗聞之

大雄氏之教以深慈宏願攝受羣生悉歸正覺非細務

也故非國王大人莫能恢弘之自入中國以來有天下

國家者咸以其道為能密賛化機陰翊王度而崇尚焉

然昧者事之不以其道至其後也不能無獘皇上龍興

承中華之正統為天地神人主臨制萬方奮大有為之

略舉百王之墜典而一新之貽聖子神孫萬世之法

至於佛氏之教亦以近世僧居不存古制聖慮及焉比

因僧仲義之請改建誌公之塔寺遂本佛意而作新之規畫措置度越古今使凡學佛者起居食息各得其所而致力於其道至於慈風所被法雨所霑有生之類咸願去惡而為善庶有以上答聖天子崇奬之意且其徒生於二千載之下而獲覩象教之盛如二千載之前不其幸哉謹系之以銘銘曰

皇帝受命曰惟其時天人克協式膺昌期仗鉞秉旄豪傑景附歷數在躬作我民主皇顧四方曰比幅員德懐

威服在予一人神祇𤸂道䆃厎於建業遂開帝基受天之
策維此建業地麗以洪虎踞於西龍蟠於東天作神皋
帝王之宅眷言定鼎卜如洛食大都奠止萬國來臣春
朝秋覲冠珮詵詵奕奕彤宫巍巍絳闕五色成文照暎
天日地不愛寶禎符相仍昔有神師亦此發靈神師為
誰道林真覺岌彼塔寺在於喬嶽塔寺岌矣宫闕在前
其徒弗寧奏疏請遷協於皇心詔從其便爰勑臣僚具
為改建既築既搆美奐美輪有赫其居震耀天人伊大

覺尊具足萬德巍然中居玉豪金色千袍濟濟以食以禪弗涵於一惟適之安彼窣堵波如地湧出道林所棲天龍環翊惟茲巨刹殊勝莊嚴如兜率宮下現人間是曰京寺四方之式弗加表見曷示於遜作而新之有革有因出自睿畫以振法乘法乘之行如佛在世凡百有生慈恩悉被惟皇與佛天中之天潛符默契億萬斯年

重修龍翔宮碑有序

杭之龍翔宮初建於後市街西蓋宋理宗潛邸也理宗

既斥其地為宮以奉感生帝而命左右街都道録胡瑩微為開山住持以重其地元至元中西僧嘉木揚喇勒智總統江淮釋教事崇釋而抑老以龍翔宮為壽寧佛寺住持胡原洪購地於城西北隅改建之其地與宋和義郡王楊氏第宻邇而今宮基則楊氏所奉神祠處也延祐中朝廷降璽書命天師張留公主領宮事且世襲之而住持則黄石翁也宮初為三齋至是增為十齋曰履和曰頣正曰全真曰宜休曰觀妙曰東明曰環隱曰守正

曰安晚元統癸酉之歲杭州火而宮燬焉住持史景仁謀更作之而天師亦施金以助寶殿中峙瓊扉前闢彤樓紫閣左右輝暎後有葆真之室壘石為山鑿地為池疏豁蕭爽號蓬山堂前儒學副提舉陳旅實為之記外則引西湖之水環繞宮牆隱然若玦過者指為神仙之居俄而兵起潛竊一方者據為軍器局烟塵澒洞無復前日之勝矣天兵既平浙住持毛君繼祖請於總兵官今曹國公曰茲宮乃國家祝釐之所非官局也願復其

舊總兵官蹕之得還爲宮居無幾何毛君退席而宮日
就圮四十二代天師過見之嘆曰此吾曾高所領宮也
忍使廢乎乃延龍虎山法師鄧君允脩爲住持旣而鄧
君被召爲金門高士而天師亦化去嗣天師克繼先志
尤以起廢爲事僉謂玄妙觀住持王君應瑾足任起廢
於是天師加授貞白先生東華弘道純一法師爲住持
且兼領諸宮觀事王君玄風素孚其來也一意修葺首
捐己槖爲之倡而施者踵至凡殿堂門廡以及庫湢赤

白之漫漶者則塗繪之訛戹之缺損者則補綴之徑術之弊塞者則疏通之至於帝天神及驅邪辟惡之像設剥落黮黵則加塼埴粉飾不足則請於別廢宮之失祠者足之於是規模一新過者則又莫不相與咨嗟言曰不意今日復覩舊觀其徒遂來謁余請叙次其宮廢興之迹以昭示來者以余而觀於天地之間凡物之成壞未有不梏於數其有不為數所梏者則存乎其人龍翔為宮自宋之季以潛邸為道館迄今二百餘年而滄海

桑田已變矣始也奪於異類徵胡尊師不足以任改建
中也厄於鬱攸徵史尊師不足以任起廢維此二役雖
鉅時方殷阜其為之也易為力王君當久替之餘徒藉
已橐與凡施者倡遂能以舊為新使龍翔不至就圮則
難為力矣雖然為之於難為之時而不見其難為抑豈
無所致而然哉蓋王君襟袍冲約制行貞白而應物和
易初若無為而未嘗不為推其精誠於禱禳禬禜之間
有感輒應都人士女賴焉故凡興作人皆不勸而趨鳴

呼德之懋者其應大吾所謂不為數所梏而存乎其人者以此也夫銘曰

言言琳宮在巽之隅往帝有作厥惟靈區金庭珠户神聖攸居天潢所經匯而為渠如彼翠水環於蓬壺夐隔諸塵若與世殊俄遭小刼轉隆為汙瓴阤垣圮茀翳於衢仙馭遠去野馬紛驅惟玆福庭休祥所儲發靈獻異千祀弗渝豈其遂仆而不可扶是有德人其來弗徐其作飈舉其助雲輸葺易繪塓厥工羣趨百廢具興在於斯

須儀覲有煒光彩發舒瓊珮朝真瑤章騰虛行道讚嘆
曰儼如初德人有作與化同樞是用作銘以昭德符

序

六書本義序

古者六書之法皆掌於官成周保氏之職以六書教國
子而書之設以同文為盛故又有外史掌達書名行人
掌諭書名漢循其法太史設學童諷書九千字者得為
史吏民上書字有不正者則糾舉之其掌於官可知已

夫書非曲藝也大而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道次而古今成敗得失之迹九流百氏雜家之說又次而官牘家乘錢穀獄訟米鹽碎務之記注莫不有賴於書蓋不容於一日廢者也而為書之法六曰象形曰指事曰諧聲曰會意曰假借曰轉注其為法也有子母相生之類形聲清濁之別五方言語之異用之者易流於譌舛自夫宮失其守大夫士務趨簡便以指事為象形者有之以會意為指事者有之至有以轉注為假借會意為轉注

其失滋甚於是六書之義不明而義理之精微有失其本真者矣越人趙君撝謙深以為病取許叔重而下諸家論著之書攷其得失推子母之相生俾各歸其類正五方之言語律以四聲而以子母相生之例統之為凡例以提其綱為圖說以括其要分為十類著為十二篇釐為三百六十部於是六書之義明而六書之用無譌舛之患矣嗟乎大夫士之於六書譬之麻縷絲絮莫不以為衣也而或不知其出於蒔育稲粱魚肉莫不以

為食也而或不知出於佃牧習而不察此固人情之大較㩗謙非有官守如古者外史行人之所掌而能用力於衆人所畧之地何其用心之專也哉㩗謙裔出宋宗室志慤而守恬其學邃於經術諸子百氏莫不記覽著為文辭抑揚反覆能沛然盡其所欲言而不畔於道觀其所著六書論可見已至於六書本義則其尤盡心者也方國家校正韻譜徵至京師稍試其所學擢中京國子監典簿旋以疾引退遂克畢力於此書書成徵余序

之雖然余固習而不察者也安能發其藴以撝謙請之

力姑著其用心之專云爾

寓齋類稾序

栝蒼吳伯京先生既殁前工部都水主事公願其家嗣

也彙稡其所為文為若干卷題曰寓齋類稾自栝蒼貽

書武林徵予序之向余被檄攝祀海上得以便道獲挹

先生道德之光耀然以草草别去不獲承教為憾乃今

得其高文大集而盡觀之誠一快也顧余晚出且膚陋

何足以當知言之任而序之哉而水部君方以博學能文振其家聲徵余言頗切然不敢以膚陋辭故為序之蓋先生之學出於見山葉氏而見山之學私淑於水心葉氏文章至宋而盛既南渡光嶽之氣分不能無大音不完之議幸而文運流於東南儒先君子相繼唱鳴道學而葉氏獨以文章顯雖其久任句宣而掌制之日少然當是時中外有大論譔不歸葉氏人情不饜故其文章卓然自成一家運去物改其流風遺韻之被於鄉里

者未泯規模氣象有足以興起焉者先生生於其鄉傅授既有端緒本之以穎悟之資濟之以方鋭之氣年弱冠就試鄉闈有司奇其文置諸前列既而科舉事輟乃遂博極羣經會異歸同涵揉充暢故其發為文章舂容整暇浩乎如長江漫流一碧千里藹然皆性命道徳之説此無他理勝故也彼以才驅氣駕為高者坐於造理不深故耳雖然臨文而索理理惡乎粹惟夫求諸經而有得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立言之旨融而攝之

於方寸之間而吐之於觚翰則其為言自不患其不醇矣嗚呼理足而言暢天下之至文也先生之文有焉初先生舉進士不遂用薦歷台之寧海衢之西安教諭晚值更化當路薦先生宜居師表之地擢教授鄉郡尸教席者十有餘年其所造就領鄉薦登舍選者居多譽望隆重號稱東郡儒宗至於文章又其餘事也先生諱世昌伯京其字也别號寓齋云

何憲副集天台山賦為詩序

天台山在於越之南名雖不齊於五嶽而神秀所鍾有雄麗絶特之觀焉晉孫興公為章安令嘗慕其勝著遊天台山賦其賦既成以示友人范榮期曰此賦擲地必作金聲兹山之勝古未有發其秘者自興公始發之其後名公鉅人若唐翰林供奉李白元余文忠公闕皆有作以嗣其響焉李翰林有至天台曉望詩余文忠公有勸農至桐柏詩其詩妙麗膾炙人口而未有隱括孫賦而播為篇什者也僉憲宣城何公行部至天台覩其雄

麗絶特之狀左顧右盼有不欲捨去之意然職在巡訪勢不能窮幽極夐甚戀嫪焉方外士有以趙文敏公所書天台山賦刻本獻者按而讀之目之所遇與賦之所及意領而神會遂集賦内所指景物如東坡先生檃括陶淵明歸去來辭為樂府故事以題詠焉得近體詩若干首其還司也且以示凡能言之士悉集其句為之且戒不用其語而用己語雖工弗采且屬余以言弁其首余也世居天台凡勝地之見於篇什者少時侍先人杖

屢嘗遊焉竊較赤城之霞氣瀑布之飛流莓苔之滑石而皆莫若瓊臺雙闕之為奇特峭崿崢嶸懸磴萬丈比至其頂地平如砥九嶺環擁雙闕夾路瓊臺中居五芝含秀八桂森出樓閣縹緲於彤雲彩霧之中仿彿如在天上故興公之賦目為仙都而述其地特加詳焉今余留落他郡且老而鄉邑之勝未嘗不往來於懷若興公之賦蚤嘗習之當夫懷土之心生蓋嘗臨風一誦以祛愁思而習熟見聞之久終不能祛也今見公所集其句之

字為詩組織工緻模寫圓熟逸興飛動於層巒疊嶂之間政如李光弼入郭子儀軍部伍雖舊號令一出風采新矣不其奇哉是詩也使它方之士見之天台之勝如在目前況如余之舊所遊者哉寧不為之欣快因不辭而序於公詩之次凡承命而作者則請以次書焉

送薛文舉還太常序

上虞薛文舉為太常博士將一年得告省其親其還職也道過錢塘徵予言以贈初文舉隱居教授不求知於

時會國家蒐訪遺逸有司以文學薦擢為太常博士命下之日朋友咸為之喜有謂余者曰今國家興治衆職畢舉將軼漢唐而過之捐爵禄以待天下之士非若往日拘於門地限以歲月而故靳之也以文舉之學之行得七品官翺翔於奉常之署夫豈曰忝奚獨為之喜哉余曰非也太常之有博士古號清望非他流比也而博士之設其職有三曰贊相祭祀曰講究禮儀曰誤定謚議凡贊相祭祀在乎臨事致誠敬之節文舉為人端慤

而詳慎其執事也懼墜如執玉懼傾如奉盈其職賛相所優為也凡講究禮儀在乎据經以達因革之故文舉於經考覈精審其講禮也必合會通之宜而不持專門之見其職講究所優為也凡撰定謚議在乎節惠以著功行之實文舉於文穩順精確其定議也必得褒揚之要其職定議亦所優為也朋友之為文舉喜者此也獨不聞之古乎古之人言善為弓者必曰垂以其利於射也言善為車者必曰奚仲以其利於運也設使垂而為

車奚仲而為弓必弗利於用矣故士而所習適所用豈不可喜也哉夫以一士而用稱其職為其友者非有所利於己而美愛之意沾沾然見於辭色其故何哉蓋天下為公鼓舞興起人情之所同也棫樸之詩序者以文王為能官人其不以此也夫屬文舉請贈因述前之所云以為之贈

聽雨堂詩序

聽雨堂詩一卷令知崇德縣安成周君子治之所稡也

初子治之先大父龍南縣尹與其世父南豐長司宦游四方不得時相會聚及相會聚簡書有程又有别離之嘆因念蘇長公與次公會彭城時長公送次公之官有夜雨何時聽蕭颯之句龍南與南豐言曰吾二人者今日之情亦猶二蘇之在彭城也因名其所居堂曰聽雨時子治之先君子延平郡守方以才能辟三公府掾再轉而為監察御史其所與交皆魁公碩彦於是廬陵歐陽公玄為記其堂而相臺許公有壬臨川吴公當危公

素宣城貢公師泰河東張公翥晉安張公呂寧縣南程公文以及一時文學名流咸為賦詩凡得若干首周氏聽雨之堂在安成萬山中自諸公題詠既出爭相傳誦而聽雨堂之名播於四方矣子治遭值運去物改先世故物惟恐軼墜至於聽雨之什寶之尤謹不啻如遺珪棄璧曰前輩斷畫片言隻字已不易得而況長篇短章具在乎且吾先德所由以著也吾安敢忽諸及子治以文學選於朝來為縣於語溪之上乃粹衆作刃(?)鐵錦軸

裒潢成卷謁余言為之引余也藐焉晚出以坐時艱不能博其聞見𢘆竊媿焉卷内諸公雖不盡識若貢宣城程黟南則嘗納交過蒙許與者至如危臨川雖未嘗承顔接辭而見知為尤深今老矣學不加進何敢以骳靡之言弁諸其端曾子治徵言甚亟寒廳坐雨取而誦之大篇激慨小篇凄楚咸極聽雨之情狀使人有黯然不自持之意焉兵革之餘諸公之高文大集莫可得而見其所為詩謌於一卷之内譬之嘗鼎而得一臠亦云美

矣雖然非吾子治不忘先德表而出之吾亦安能有此獲也昔者柳州先生顧其父所交皆一時知名士著先友記以示其父交道之廣談者題之子治邃於經術為詩文古雅有柳州之風是編之梓亦柳州記先友意也庸弗讓而為之序

西塘八詠詩序

西塘在京城岐陽武靖王府第之西其塘瀦水數百頃浪波漪鄰渚坻相間鳧鷺浮沈魴鯉游泳輕槎短筏往

來於晻靄之間其上功臣甲第畫棟連雲丹甍曜日環以戍屋前後鱗次晴風暖日酒旗揺曳暝色乍合燈火相輝遠則江上崗巒相屬於雞鳴山朝嵐夕照尤宜遐矚白先生以中之館在焉先生授經之暇徘徊顧盼心甚樂之乃即其目之所及釐為八景各賦五字詩一首每首二十字清切精緻吐辭有盡含意無窮誠雅製也辱不鄙夷封書與詩於千里之外俾余題其首簡初先生以豐才碩學受知岐陽武靖王館之門下俾授其嗣

子令羽林左衛僉事及僉衛之二季以經甚見尊禮其
後王俄捐館先生悼知己之難得浩有歸志而僉衛昆
季懇留弗可至聞於上有勑諭留先生始不敢辭去僉
衛乃築館於西塘之上哀戚之餘率其二季從學如初
先生之於去就可謂得其道矣而其託跡又在輦轂之
下神皐聖壤之間古人云大隱居朝市先生得專西塘
之勝宜其幽情逸思見於語言文字者非尋常俗下之
所及也有如余者僑居錢塘十有餘年而錢塘之勝莫

西湖若雖殘山剩水而水煙雲月固在念欲出游以豁胸中之壹鬱而日有鉛槧之務兼之比年病几不良於行曾不能少遂一適故誦先生所寄詩而想像西塘之景物如在天上以天之福旦夕得遂休致之請則將力購良劑强筋壯力補修游事而後竭衰退之才模寫湖山景物以昭太平之盛庶幾獲酬一適之願如先生之在西塘也因不辭而序

會友詩序

朱孟堅宰長沙之寧鄉六年而歸僑杭嘉會門外一日張君光弼吴君子立訪之驩然出迎掃榻命坐時暑方盛乃具茶瓜款話逾午刻二人者情消意釋不知門外之有黄塵赤日也各賦詩一首以識既而孟堅裒黄成帙徵余題辭余惟古之大夫仕不出國惟聘問則出境從事公朝未始一日不相見今則不然仕者沿牒而出近者二三千里遠者或五六千里又遠者或至萬里及乎終更又沿牒而去何能一至鄉里修合并之好乎張

君前朝故老子立宦轍暫停孟堅亦六年於外此一會也亦何可得哉情見乎辭有以也然吾聞之三人為聚試於玄夜寥闃之時仰而觀之將必有德星聚矣

師友集序

高君士敏編師友集徵余序之師友集者稡其師與友贈遺倡酬之文與詩也初士敏之先君子宣慰府君以碩學至行歷椽三臺御史府後官至浙東宣慰司都事宦轍所至亦既揚芳聲邁偉績矣方其顯融時雅不欲

子弟從事華靡之習務以通經學古為賢士敏遵承父訓惟謹本之以超邁之姿濟之以方鋭之氣窮日夜之力以務記覽涵揉停蓄作為文章多而千言少或百字咸中矩度時士敏年纔弱冠已與老成作者有並驅爭先之意而宣慰府君向所興相畫諾於華要之地以文學名世者如鄱陽周公宣城貢公臨川危公皆在士敏以契家子持所為文贄之皆曰人言高君有子信然手其文不置嗟異久之且勉之曰他日人之求知於子甚

於子之求知於我矣士敏益自貴重志之所向直追千古而不疑天下方亂操觚弄翰之士或棄而他業士敏竊笑之其志屹然如泰山之不可移益力弗懈既入國朝士敏年日以壯而文日益有名凡著作家論當世能言之士必曰高士敏氏不敢後也而四方之求文者亦日輳其門於是士敏聲譽歘起於東南若火之始然不可掩遏而向所與游年長以倍者莫不願與之為忘年交興之齒者亦不敢與之鴈行矣夫惟士敏之奇偉卓

絕不獨有以成其先人之志而一旦挺然立於作者之林使高氏之文章自士敏始庸非卓然有志之士也哉士敏有卓識雅量人所不能及其才雖高未始以有餘自視以不足待人觀於所編師友集大篇短章無一或遺蓋可見已洪武初元用薦預修元史擢翰林編修轉秦府紀善未幾引退今又名起試吏部侍郎云

陳氏文乘序

今浙江都指揮使陳公稟仁賢之資處勛舊之地簡在

淵東久矣洪武元年山東平被旨出鎮登州尋改鎮東昌在登者三年在東昌者十有二年聲實徹於九重遂有超遷之命來至於浙公在鎮時大夫士之稱頌公者有碑有記有序有詩不一而足其客鄭某慮其散軼彙粹成編而總題之曰陳氏文乘以余辱知於公且屬之以序乘之云者其意以晉之史曰乘以載田賦為名故後世亦以郡所藏故物為郡乘家所藏故物為家乘陳氏以所藏編帙為乘蓋取諸此余嘗獲登公門見公器

守擬重識量宏達有輕裘緩帶坐鎮雅俗之風心竊慕之及觀諸君子之所以稱頌公者而益歎其事業表表偉偉初公至登州適倭奴犯海邊時登州新附民心驚悸公躬擐甲冑率先士卒設方畧勦平之民賴以安比至東昌地當百戰之後草萊荊棘滿望公繕完城郭樹立樓櫓建置倉庫畫街衢以奠民舍列屯堡以安軍營擇爽塏以立官署至於輿梁之便往來者楗閘之防蓄洩者亦莫不修完之郡府爲之一新又以北地高亢民

不知種稻公相其地勢之宜稻者近於會通河可決以灌遂請於朝開稻田三百餘頃歲收米若干石一衛之衆不籍餽餉以足國家千萬世之利在焉前後十有二年之間民安於農軍樂於戍攷其設施大畧不媿於古之賢方伯此大夫士所以不能自已於言也夫公之勛德被於東土固已勒之金石播之聲詩家傳而人誦之矣尚何待於託之文乘而後傳哉詩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他日公之賢子孫欲求公之餘風遺烈有不待出

戸庭而知者其有不資於文乘哉公之賢子孫尚愼承之

送左叅政陳公入覲序

洪武十八年皇上妙選浙江布政使司官屬既命齊郡張公為左布政使未幾又命番禺何公為右布政使至於僚佐亦極一時之選而左叅政儀眞陳公蓋其一也二公以宏材碩學提綱挈領衆僚佐又各以聰明特達之材相濟朝夕聚議有協比之心無乖違之意譬之琴

瑟和鳴浤灇之音不作政令為之一新曾未朞月十有二府稱治公本勲臣子今中京留守衛指揮使其尊公也留守公當皇上龍飛之初東征西伐以材勇自奮著攻城畧地之績及天下大定論功行賞遂託以心膂之寄而拜留守之命公少有父風閑於弓馬之事又習知文史從其尊公勦凡未附者遂亦以功擢長一旅之衆天兵平雲南遂以所部從大將軍調度還奏捷於朝因留備宿衛會浙江有闕官之請上以武臣直亮可任於

是拔自武弁拜三品文階以行公既昕事郎吏持牘詣前白當占位署公必問事根柢察其是非黑白叅決於長僚而後署故凡事下無弗當者至或出涖所部督事之未集名長吏立庭下量事緩急與為約束違即笞辱之公風稜素著所至事無弗集初公之至以謂皇工軫念武臣第以文職佚之及見公之論議設施聲譽烜赫而後知聖見宏遠不以常格拘也嘗試論之古者文武並用故深衣之制可以用之於文可以用之於武是以

詩稱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初不謂一材一藝而足也如參政公者謂非天下之通材乎去古日遠文武釐為二塗欲求通材如今參政公者誠百一而為妆不易得也一夔老且病茲見公入覲於朝所以樂道其善告於中朝大夫士以彰國家得人之盛非曰佞也

贈宋承差還司序

浙司承差有宋孟琳者以左參議太原閻公之命來修治廟學既竣事徵言以還司初參議以名進士自監察

御史出為今官眡事之三日修奠謁禮顧瞻禮殿大梁將壓檽星門朽腐不任啟閉而經閣講堂及誦習之舍亦皆上漏旁穿喟然嘆曰先師廟學風化之原人材之所自出也而況茲郡廟學又十一府之望失今不圖必至頹仆其可坐視乎右叅議南陽耿公聞而韙之越三月紀綱法令既布乃謀修治材木則取諸公用之羨餘者工匠則取諸輪番之休息者民力則取諸編氓之弗役者計工度材具有成筭乃擇從事之勤且謹者授之

且戒之曰毋苟完毋故緩於是孟琳趨事不敢後乃集工師先懸大木於棟以揭梁使梁不至獨負而下植二柱副於兩楹之側以拄之上下相持而梁愈固其外櫺星門三毋門二扉高凡若干尺廣凡若干尺疏櫺脩棖皆析堅木為之加以髹彤而門愈壯他若經閣論堂誦習之舍則厚其塗墍密其覆蓋而免穿漏之患至於成筭之所不及或一椽之朽一瓦之缺一竇之損亦必葺之自卯至酉躬自督率弗苟弗緩僅三十日而告完廟

貌潔新門觀雄麗過門而式者莫不讚歎此有以昭叅議尊崇廟學之意而吾孟琳能以上官之心為心而厎於有成亦見於此孔子之門高第弟子有冉雍氏者僅宰百里之地而以為政為問孔子教以三事而先有司為第一義蓋宰兼衆職非一人所能專也必分屬之於下而後可攷其成功今叅議公受聖天子之命布政於十有一府任至重也其職視一邑不翅百倍如用孟琳氏任治廟學之事亦先有司之意吾聞孟琳從事浙司

素以勤謹受知上官闕 月積勞行當換授於朝他日拜官或内而京朝外而郡邑揚芳邁偉必有譽於時何以知其然以脩廟學之事觀之而信因筆以授之

始豐稿卷十一